

前南斯拉夫國家的歷史記憶與國族主義

練榕容、鄭得興

前言

2021年9月，斯洛維尼亞總理楊薩呼籲歐盟支持立陶宛與台灣往來，在全球疫情時代下，台灣因為與中東歐的疫情物資互相幫助往來，逐漸開始關注中東歐國家的動態。其中，在巴爾幹地區，成立約三十年國家的斯洛維尼亞，積極地支持台灣在國際上交流。巴爾幹地區的國家在南斯拉夫解體轉型後，各國的產業發展隨著改革開放，也開始在歐盟佔重要一環，尤其為亞得里海旁的兩個國家：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發展最為快速，未來東南歐地區有望成為歐洲的新經濟動脈。

然而，台灣在巴爾幹半島國家的相關研究較缺乏，對當地的歷史、政體轉型也缺乏深入認識。本文希望透過分析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歷史發展，探討前南斯拉夫聯邦的國族主義如何影響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建構自身的國族認同，以及兩國與塞爾維亞之間的國族主義對抗如何形成，以及上述兩國從共產主義政體到民主憲政體制的轉型過程。

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分別為前南斯拉夫的三個主要國家，南斯拉夫聯

合王國的前身是由這三個國家聯合組成，雖然合作時間比其他南斯拉夫國家長，不過分歧也深，分別在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國內仍有許多民族衝突造成的問題，例如塞爾維亞的權力擴張，克羅埃西亞境內的塞爾維亞裔的權力地位被忽略，各國間都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的問題。前南斯拉夫國家領導人狄托(Josip Broz Tito)上任前即內戰不斷，有學者指出「南斯拉夫雖擁有一個國家，卻從來無法形成一個民族」(Crnobrnja, 1999)，因為光靠外部的政體結合，無法整合內部的民族精神，況且前南斯拉夫國的政治體制早期為專制政權，民族間自然地融合難以在高壓統治下達成，狄托為了讓前南斯拉夫國家安定，提出「友愛團結」的口號，這作法並不是統一南斯拉夫民族，而是民族各自平等，擁有對等的位置，但是當狄托過世後，前南斯拉夫國家即失去了維持和平的精神領導，財政、官僚危機造成各國間不信任的裂痕加大，以及冷戰後的分離主義風潮，前南斯拉夫逐漸走向分裂。

除了政治因素外，宗教在前南斯拉夫國家的分裂上是重要因素，斯洛維尼亞信仰天主

教的人口比率為 57.8%，克羅埃西亞更是高達 87.3%，天主教在兩國間的地位不容小覷，1991 年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宣布獨立過後不久，天主教教廷就承認其國家的獨立性(胡祖慶，2000)。天主教廷對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態度也影響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國家，間接地幫助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取得國際地位的國家獨立性。

探討泛南斯拉夫國族認同的興起

Anthony·D·Smith(1999)整理出學者提到的關於國族的不同詮釋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國家是人群中有根本的精神才有國家的誕生，從古代延續至今的國家概念，奠基在國家內的民族的文化基礎；第二種概念是認為國家是純粹的現代性概念，因為政治性與特殊的目標建構國族認同。古代的民族與現代定義的民族情感仍有重大的分歧，有民族不一定會有集體的民族意識，國族的產生需要有團體意識的過程，民族主義意味者民族情感而不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Greenfeld(1992)認為只有當一部分人口將國家與人民連結成一種認同後，我們才能談論這是一種國族主義，首度有這種人民與國家融合在一起的是在 16 世紀早期的英國，全體人口被定義為國族。

舊國家國族主義將國族認為是客觀事實，透過歷史而命中注定形成一個國家。建構國族必要的是整合國家內部成為同個國族，並且對外劃分異族，在內部需要先區分出我者

與他者(周德望，2008)，如此便製造出國家看不見但最重要的邊界—國族認同。

Smith(1999)認為國家在政治文化上的定義是有一群人口，認為自身的群體是一個國家，這個群體就可以出現國家的狀態，在沒有這種具有集體共識社群的地方，是由威權式的國家建構國族概念，例如在亞洲以及非洲的部分國家。而比起經濟與地理因素，現代歐洲新國家形成國族意識的重要因素是語言和語言政治(Seton-Watson，1977)。在南斯拉夫時期，塞爾維亞以及克羅埃西亞等地用的語言稱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然而現今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官方語言分別是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克羅埃西亞語跟塞爾維亞語高度相似、可以互通，被視為是同一種語言，因為政治因素而區分成兩種語言，如同歐洲國家使用語言政治劃分「我們」與「他們」，說同一種語言等於同一個社會、同一個文化，排除會影響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同質性的「他者」(蔡芬芳，2008)。

南斯拉夫王國的共同集體記憶是在聯合王國後才發展一套論述，就如同小說《一九八四》的著名名言一樣「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過去」，集體記憶是國家或是政權根據當下的政治考量，為了推動、創造某個國家的共同目標，而挑選歷史中適合的論述，形成過去的集體記憶(Halbwachs，2002)。國家認同、歷史記憶可以透過後天的、經由人為建構而成為國家歷史中理所當然的一部分。如同歐洲的其他

國家，例如曾經同為一國的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的國族意識是由對抗「他者」捷克而產生，幫助斯洛伐克人民有分離捷克的共識；南斯拉夫王國的國族意識是透過反抗奧匈帝國的佔領，以及受到俄羅斯帝國大斯拉夫主義的影響，而形成要建立都是斯拉夫民族國家的概念，然而事實上也存在著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避免被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入侵；塞爾維亞的野心增加想擴張版圖，所以結合成南斯拉夫王國。

南斯拉夫人分佈於巴爾幹半島西北部，現今約為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等國家，與西斯拉夫人及東斯拉夫人以地理位置分辨。(江秉彝，2007)南斯拉夫民族主要以保加利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與斯洛維尼亞人四個民族佔組成大多數。

19 世紀時，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帶起了巴爾幹半島人民的民族意識，俄羅斯受德意志民族主義影響，提倡斯拉夫人統一的民族國家願景，屬於東斯拉夫的俄羅斯提出「泛斯拉夫主義」未受其他斯拉夫人青睞，轉而向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巴爾幹地區推廣，在這之前的南斯拉夫民族因為長時間受外族統治，沒有一個共同民族的意識，與主張語言相近的南斯拉夫民族應合成一個國家的「伊利里亞主義」共同影響了南斯拉夫後續的民族復興運動(洪茂雄，2019)。

在 1836 年間，開始看到「伊利里亞」取代「克羅埃西亞」一詞出現在克羅埃西亞的出

版品(洪茂雄，2019)，克羅埃西亞的泛斯拉夫主義是南斯拉夫中最为積極的運動，克羅埃西亞的民族復興逐漸從文化改變至政治層面。泛斯拉夫主義浪潮的大爆發是在 1848 年，斯拉夫人代表在布拉格會議研議使哈布斯堡王朝改革，給予斯拉夫民族更多自治空間，巴爾幹半島各地都受到泛斯拉夫主義思潮影響，嘗試找尋自身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為打造非外族統治的民族國家而準備。

泛斯拉夫主義強調透過斯拉夫民族相近的語言團結民族情感(洪茂雄，2019)。然而因為俄羅斯的持續擴張，意圖把中東歐斯拉夫民族併吞至自己版圖，實行建立大斯拉夫民族帝國的企圖，引發斯拉夫民族不滿，後不再期望俄國將他們從外族政權解放出來，而更堅定地走上自己建立南斯拉夫民族國家的路。

塞爾維亞在 1915 年簽署《倫敦條約》秘密條約，塞爾維亞的目標是將斯洛維尼亞以及克羅埃西亞納入版圖，但沒有成功。在籌備南斯拉夫王國時，塞爾維亞首相帕希奇(Nikola Pašić)和南斯拉夫委員會的關係有些矛盾，因為南斯拉夫委員會拒絕任何塞爾維亞的領導地位，南斯拉夫委員會認為必須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統一。在當時，只有塞爾維亞是被公認為具有國家實體，成立南斯拉夫必須和塞爾維亞相輔相成，圍繞著塞爾維亞建立南斯拉夫民族聯盟。

流亡的塞爾維亞政府在 1916 年於科孚島舉辦一場會議，提議建立南斯拉夫聯合王國，

1917 年的《科孚宣言》簽署了成立君主立憲制，宣言只表達了一些對於三個民族之間平等關係的普遍原則，例如：宗教自由、使用兩種字母。一開始制立的憲法沒有明確說明是中央主義還是聯邦主義，成立南斯拉夫的過程看來很倉促(Benson, 2003)。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奧匈帝國慘敗，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提出改組帝國的計畫，試圖取得國內自治權力，但遭到匈牙利反對(胡祖慶, 2000)，在奧匈帝國戰後試圖恢復國力時，南斯拉夫人自行組成斯洛維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國民會議，為了獨立於奧匈帝國以及避免被其他國家的佔領，因此國民議會決議與塞爾維亞王國聯合，於 1918 年 12 月，塞爾維亞王國提出組成大斯拉夫民族國家計畫，主導組成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王國，後於 1929 年改名為南斯拉夫王國。

國家建立初期，(根據 1921 年的統計)總人口數約為 1200 萬人，塞爾維亞裔佔 38.83%，克羅埃西亞裔佔 23.77%，斯洛維尼亞裔佔 8.53%，波士尼亞回教民族佔 6.05%，以及其他少數的多元民族(Banac, 1988)。塞爾維亞人在行政上佔有優勢，塞爾維亞國王劃分 33 個行政區，盡可能地將行政區劃分為塞族人多數，此舉也引發非塞族人的不滿。

1929 年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王國改名為南斯拉夫王國，時任國王亞歷山大一世集中中央政府的權力，限

縮新聞自由，南斯拉夫王國轉型為專制統治的國家(Kershaw, 2018)。1945 年時任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約瑟普·布羅茲·狄托宣布南斯拉夫成立新政府，廢除君主制，改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

南斯拉夫的合體到解體

(一)南斯拉夫王國到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南斯拉夫王國被納粹德國等軸心國佔領，1941 年至 1951 年之間，克羅埃西亞被瓜分，克羅埃西亞境內的極右派民族主義者「烏斯塔沙－克羅埃西亞革命運動」組織，簡稱烏斯塔沙，協助義大利王國以及納粹德國成立傀儡政權，巴維里契(Ante Pavelić)擔任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的元首，巴維里契試圖將克羅埃西亞打造成單一民族的天主教國家，迫害克羅埃西亞民族以外的人民，尤其是塞爾維亞裔，烏斯塔沙政府逮捕數萬名塞爾維亞裔、猶太裔、吉普賽裔和其餘少數民族或反對者，送至集中營拘留、滅絕，受難人數難以統計，根據《猶太人種族屠殺百科》約 32 萬至 34 萬克羅埃西亞的塞裔在烏斯塔沙政府的統治下被殺害，此近乎種族滅絕行動造成克裔與塞裔兩個民族間的仇恨加深，也導致後來塞裔軍隊切特尼克對克裔的報復行動。

塞爾維亞人於二戰期間也組織了極右派民族主義武裝軍隊，由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領導南斯拉夫軍隊切特尼克支隊，

簡稱切特尼克，也稱為南斯拉夫祖國軍，成員幾乎都是塞裔，成立初期被英國政府承認，與狄托領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共同抵禦外來的入侵者，後因支持的政體形式不同而決裂。切特尼克對南斯拉夫國內非塞裔人民實行恐怖手段，以維護塞爾維亞民族的地位，與烏斯塔莎組織不同的是，切特尼克是國家力量的軍隊，實行的不正義手段、種族滅絕行動更加果斷及強大，因此犯下的罪行規模比烏斯塔莎來得多(Crnobrnja, 1999)。

狄托在 1937 年接管南斯拉夫共產黨，他的戰略是要將南共成為反法西斯聯盟的一員，狄托採取與切特尼克相反的戰術對抗納粹德國軍隊以及義大利軍隊，在進行軍事行動的同時，狄托也在政治上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提出爭取全體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願景，此行動引發追求自身民族獨立的克羅埃西亞的烏斯塔沙及塞爾維亞的切特尼克反彈，與南斯拉夫共產黨分道揚鑣。狄托的戰略使英國及美國捨棄米哈伊洛維奇，轉為支持狄托領導的民族解放軍(Crnobrnja, 1999)，解放軍成員包括塞裔、克裔、斯裔、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回教徒、馬其頓人等多個民族參加，狄托成功地團結南斯拉夫各民族，以抵禦外敵為目標團結一心。在狄托的領導下，南斯拉夫共產黨得到蘇聯的幫助，擊退佔領南斯拉夫的軸心國軍隊。1945 年 11 月 29 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導廢除君主制，成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

和國，1963 年改名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南斯拉夫第一部憲法，規定國體為聯邦制人民共和國，各國家享有自治權，包含脫離聯邦的權利，聯邦由六個成員國組成：塞爾維亞人民共和國、克羅埃西亞人民共和國、斯洛維尼亞人民共和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人民共和國、馬其頓人民共和國和蒙特內哥羅人民共和國。

1953 年曾擔任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的狄托成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在南斯拉夫內戰後，如何安定國內各民族是新上任領導人的挑戰，狄托試圖打造出的南斯拉夫並不像是其他帝國追求單一民族的國家，而是族群的目標、精神統一，所以不抹除民族複雜性，保留多元民族各自的地位，承認多元民族的不同差異性，提倡友愛包容，民族平等(Crnobrnja, 1999)。

狄托是維繫南斯拉夫團結的關鍵人物。在狄托任內南斯拉夫脫離蘇聯，原因包括蘇聯對南斯拉夫的經濟侵略、蘇俄的間諜行動、南斯拉夫的擴張等等(洪茂雄, 2019)。狄托的強大政治手腕和「狄托主義」倡議的民族自決領導南斯拉夫人民，尤其是「不結盟運動」的外交政策，不依靠冷戰中的美國或蘇聯一方，積極與第三世界國家結盟，使得南斯拉夫的國際地位大為提升。在 1980 年狄托過世後，延續後狄托主義，南斯拉夫國力維持一段時間，但仍無法避免地走下坡，其實南斯拉夫的衰敗早在狄托執政晚期就已有跡象，1970 年代

當時受石油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動盪，南斯拉夫需向其他國家借款維持國內平穩，人民開始不信任南斯拉夫共產黨與狄托的執政，為日後南斯拉夫的分裂埋下伏筆。

(二) 斯洛維尼亞獨立運動

從西元 6 世紀開始，斯洛維尼亞人遷移至今住地定居，長時間受不同外族統治，直至 1848 年歐洲民族之春，歐洲各國家出現革命風潮，反抗封建貴族制度，斯洛維尼亞人也受此風潮影響，民族意識高漲，要求當時的統治者奧匈帝國給予自治地位。直至 1918 年，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落敗，原受奧匈帝國統治的各個民族紛紛獨立建國，斯洛維尼亞與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共同成立王國，斯洛維尼亞民族才有屬於自身民族的現代國家。

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經濟水準在南斯拉夫成員國內屬於前一、二名，1990 年還沒脫離南斯拉夫時期，斯洛維尼亞人均所得 5300 美元，相較於南斯拉夫人均所得 2200 美元高出許多(歐陽承新，1999)。斯洛維尼亞與其他南斯拉夫國家經濟水準落差大，需要支出額外的費用補貼其餘較落後的國家，造成斯洛維尼亞人民對南斯拉夫聯邦的不滿。

1987 年上任塞爾維亞共產黨總書記且於 1991 年開始擔任塞爾維亞總統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是推動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重要人物，在 1990 年時，米洛塞維奇擔任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主席團主席，他

在南共聯盟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試圖修改憲法使總統的權力增強，會議最終演變成塞爾維亞想要強化中央集權；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爭取鬆散的聯邦體制的對立情形(李浩維，2006)。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的人民代表退席表示抗議，南斯拉夫共產黨聯盟因此分裂。

最重要促使斯洛維尼亞想要退出南斯拉夫國的原因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擴張，塞爾維亞試圖控制南斯拉夫國家，斯洛維尼亞擔心若無法抗衡塞爾維亞的力量，南斯拉夫聯邦各國家地位會失去平衡。斯洛維尼亞首先在 1990 年 12 月舉行公投決定是否獨立，結果將近 88.2% 的公民贊成斯洛維尼亞成為獨立國家。1991 年 6 月 25 日斯洛維尼亞宣布脫離南斯拉夫正式獨立，隨即塞裔佔多數的南斯拉夫聯邦軍隊進入斯洛維尼亞與斯洛維尼亞發動戰爭，武裝攻擊共十天便協議停火，因此稱為「十日戰爭」，也可稱為斯洛維尼亞獨立戰爭。最終由歐洲經濟共同體出面調解，雙方決議停火，斯洛維尼亞實行許多政策實際斷絕與南斯拉夫的關係。斯洛維尼亞的獨立過程雖然不是完全沒有衝突，但比起克羅埃西亞的獨立歷程較為順利。

斯洛維尼亞的獨立成功除了與塞爾維亞原先的紛爭較少、經濟表現較好之外，也有國家政策的功勞。為了準備獨立，斯洛維尼亞首先拉近同一民族的親近感，認同民族為優先。在狄托時代，共產黨人會認為其他國家的共

產黨人比同國家的敵人(政治態度相反的人)更加親近，斯洛維尼亞率先改變此種認同方式，不以政治態度不同分辨敵我，而是以同樣的民族為效忠分界，視為自己人(Crnobrnja, 1999)。再來是削弱斯洛維尼亞人對南斯拉夫的連結與尊敬，改造民眾對南斯拉夫人民軍的好印象，指出南斯拉夫人民軍的開銷過於龐大造成財政負擔。這幾項成功的政治操作手段，讓幾乎所有斯洛維尼亞人民支持從南斯拉夫獨立。

(三)克羅埃西亞獨立運動

截止至 2011 年，克羅埃西亞人口有 95.6% 為克羅埃西亞裔；1.2% 塞爾維亞裔；3% 其他民族人口，有 86.3% 的人口信仰羅馬天主教。在南斯拉夫時期，斯洛維尼亞內部民族分佈較單一，斯洛維尼亞裔佔大多數，而當時的克羅埃西亞居住著許多塞爾維亞裔(Pavlowitch, 2002)，包含塞族的克拉伊納自治區。

南斯拉夫各國的民族主義所引發的不計其數的衝突一直都存在著，推行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亞歷山大國王 1934 年遭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刺殺，塞族人和克族人之間因此產生世代恩怨。二戰時，克族人烏斯塔沙軍隊和塞族人切特尼克軍隊之間所犯下的種族滅絕行動，更使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的雙方關係不共戴天。

1989 年斯洛維尼亞支持科索沃的礦工為了脫離塞爾維亞的罷工行為，這件事情引發塞裔人口的不滿。克羅埃西亞在這場斯洛維

尼亞與塞爾維亞之間的紛爭保持默不發聲，當時克羅埃西亞不表明立場其實就等於傾向斯洛維尼亞的態度，因為有之前因為民族運動而發生悲劇的經驗，因此不敢隨意跟隨斯洛維尼亞的腳步發聲，而是等待斯洛維尼亞當對抗成功的領頭羊，反抗積極擴張的塞爾維亞(Crnobrnja, 1999)。

1991 年 6 月 25 日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分別宣布獨立，在這之前克羅埃西亞境內塞族為多數的克拉伊納自治區已經自行舉行公投，決定要併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軍隊和塞爾維亞民兵在克拉伊納、東斯拉沃尼亞、西斯拉沃尼亞等地都爆發衝突，發生克羅埃西亞內戰(洪茂雄, 2019)。內戰爆發後聯合國成立聯合國保護部隊(UNPROFOR)介入協調停火，使塞爾維亞佔領克羅埃西亞三分之一的領土(Bensson, 2003)。1998 年 1 月 15 日，聯合國的過渡政權(UNTAES)結束兩年東斯拉沃尼亞地區的代管，轉移權力給克羅埃西亞當局，克羅埃西亞正式地結束內戰收回領土，完成全國統一。

「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克羅埃西亞的國家認同，克羅埃西亞人認為反抗米洛塞維奇及塞爾維亞的入侵是民族的榮光，因此國家並非以人民為國家主權的核心，而是強調國家力量的精神，國家是一種權力的象徵，這種觀念使得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是為了黨而服務，公務人員並不是人民公僕，極端的崇尚國家的國族精神造成脫離南斯拉夫的克羅埃西

亞人民普遍的福祉不高、官僚腐敗等問題產生(林倅安, 2013)。

結語

「民族主義指的是民族覺醒和覺醒之後試圖達成某些目標的民族運動。」Crnobrnja(1999)指出斯洛維尼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在加入南斯拉夫聯邦前，沒有完全成功地建立過從民族覺醒到民族主義的自民族意識，因此日後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在脫離南斯拉夫聯邦時，斯洛維尼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需在建立屬於自身國族的論述多下功夫以補足過去歷史所缺少的國族意識，以對抗塞爾維亞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

南斯拉夫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聯邦國家紛紛獨立，南斯拉夫逐漸解體，巴爾幹半島地區國家將近 80 餘年的聯合政體最終消亡。南斯拉夫民族之間沒有成為一體的共識，互相攻擊，雖然南斯拉夫的實體已經不復存在，但南斯拉夫的影響仍存在於前南斯拉夫的各個國家中，尤其是國族之間的仇恨。

各國間都存在著「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民族意識高漲，排除其他非我的民族，並帶有不理性的意味，在族群混居的南斯拉夫地區，民族邊界的問題劃分了我族和他族，讓南斯拉夫各個民族之間能夠團結的事件不夠多，沒有統一的「他者」使內部合作對外，南斯拉夫國家共同的歷史記憶不夠多，或是建構國族的認同不夠完

整，因此還不足以使人民對南斯拉夫具有向心力。

受到當年鄂圖曼土耳其統治的影響，許多南斯拉夫地區的人成為穆斯林，以及流浪民族吉普賽人(或稱羅姆人)的處境，當南斯拉夫強調民族獨立時，這些少數的人群遭到同化，國族主義會運用歷史記憶劃分誰才是真正的國家的傳承人，排除非我族的他者，過度的國族主義反而會對人民造成效果，例如克羅埃西亞跟塞爾維亞的國族主義耽誤民主化的發展，那些少數人群可能認同所在國家的精神，但因為族群身份的不同而被國家排除，這個影響也是各個國家在推廣國族精神幫助國家獨立的同時，需要考量多元群族在國家認同中的位置的問題。

參考書目

中文文獻

1. Ian Kershaw 著、林華譯，2018，《地獄之行：1914-1949》。北京市：中信出版社。
2.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2002。《論集體記憶》（On Collective Memory）。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3. Mihailo Crnobrnja 著、許綏南譯，1999，《南斯拉夫分裂大戲》。臺北：麥田。
4. 江秉彝，2007，〈南斯拉夫疆界與民族衝突（1991-2006）〉。台中：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5. 李浩維，2006，〈族群衝突的理論與實證：以前南斯拉夫聯邦解體為例〉。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6. 周德望，2008，〈生於中國之外——當代日本認同中的國族起源論〉。《遠景基金會季刊》9(4)：135-168。
7. 洪茂雄，2019，《南斯拉夫史：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第三版）。臺北：三民。
8. 胡祖慶，2000，《後冷戰時期的東歐》。台北：五南出版社。
9. 歐陽承新，1999，〈淺釋分裂國家的區域經濟導向——斯洛凡尼亞與克羅埃西亞〉。《經濟前瞻》63：56-60。
10. 蔡芬芳，2008，〈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42:110-121。
3. Seton-Watson, Hugh, 1977, Nations and States. edited by Methuen. London.
4. Stevan K. Pavlowitch, 2002, Serbia: the history behind the name. Pp.200, edited by C. Hurst & Co. London.
5.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Leslie Benson, 2003, Yugoslavia: A Concise History. edited by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網路資料

1. 猶太人種族屠殺百科，<https://encyclopedia.ushmm.org/content/en/article/jasenovac>，取用日期：2022年4月16日。

英文文獻

1. Anthony Smith, A. D., 1999,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edited by Routledge. London.
2. Ivo Banac, 1988,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 Origins, History, Politics. Pp.58, edit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本文主筆練榕容就讀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指導老師鄭得興為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學博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中東歐研究中心執行長。)